

## 始终站在美国左翼的左翼

美国左翼的一个很好的传统是劳动知识分子的理想：一个体力劳动者自学发展并加深自己的知识从而影响贡献给身边的社区。Sam/ムヨウ<sup>1</sup> Dolgoff (1902 - 1990) 正是这样的一个最好典范，他的儿子出版的纪念集《左翼的左翼》<sup>2</sup>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回忆和思考、学习。

本书的题材松散生动，从生活小节到政治原理，都体现出从大萧条、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民权运动、冷战终止为止的时代命脉。除了有关二十世纪美国进步/左翼/社会主义，读者还需要一些 Anarchism/ヤヲヤヲ | ムヨウ/安那祺主义、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世界产业劳工联合会, IWW/Wobbly) 的知识才能领会此书的特殊价值。

为什么投身社会主义运动的ムヨウ没有选择同种族犹太人马克思领导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主义而献身本能上厌恶犹太人的Proudhon/タクメクヌ<sup>3</sup>/蒲鲁东和Bakunin/クヨウメヨウ | ムヨウ/巴枯宁领导的ヤヲヤヲ | ムヨウ运动？为什么8岁就开始做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油漆工ムヨウ要自学语言翻译整理连教授学者们也头疼的クヨウメヨウ | ムヨウ的杂乱无章的说教？他的《Bakunin on Anarchy/クヨウメヨウ | ムヨウ论ヤヲヤヲ | 》成为英文翻译的经典，帮助人们认识美国的议会选举的实质：“资本主义民主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掠夺性的压力集团不择手段谋取财富、特权和权力。因为这样的社会缺乏内在整合性，它不能自我约束，它需要一个平缓各压力集团的机制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同时防止他们之间的冲突以免颠覆这个系统的稳定。政府就扮演了这个功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法律，统治的官僚集团自身从而变成了一个带有自身利益的阶级，在扩张自己的影响时越来越坚定地确立起来。…议会民主的实际统治者是职业政治家阶级。…所谓民主体制实际上是选举时阶段更新的独裁”<sup>4</sup>。民众是“sovereign in law, not in fact/法律上，而不是事实上的主权者”<sup>5</sup>。本书的作者不由得感慨道：美国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教授们津津有味地引用法国人Alexis de Tocqueville/タクエツメイル/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为什么没有人读读クヨウメヨウ | ムヨウ<sup>6</sup>？

ムヨウ能够在理论上达到这样的高度，得益于他的导师、被新成立的苏联驱逐出境的ヤヲヤヲ | ムヨウ<sup>7</sup>Gregorii Petrovich Maxmoff/クヨウメヨウ | ムヨウ<sup>8</sup>和参加Libertarian/自由主义者 Book Club/クヨウメヨウ | ムヨウ/俱乐部的进步左翼知识分子们，包括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美国民权自由联盟)

<sup>1</sup> 这是我第一篇用汉音元素翻译安那祺主义相关的名字概念，见赵京，“中文表示里导入汉音元素的方案”，2017年6月23日第三稿。按照安那祺主义和普通美国人的习惯，本文用名（而不是姓）称呼他。

<sup>2</sup> Anatole Dolgoff, *Left of the Left: My Memories of Sam Dolgoff*. AK Press, 2016.

<sup>3</sup> 按法语的发音翻译。

<sup>4</sup> Anatole Dolgoff, *Left of the Left: My Memories of Sam Dolgoff*. AK Press, 2016. P.321-322.

<sup>5</sup> Anatole Dolgoff, *Left of the Left: My Memories of Sam Dolgoff*. AK Press, 2016. P.324.我来美后参加各种进步团体的活动，听到很多类似的言谈。不过我也同时指出：即便如此，也是很大的进步了。

<sup>6</sup> Anatole Dolgoff, *Left of the Left: My Memories of Sam Dolgoff*. AK Press, 2016. P.324.

<sup>7</sup> 按照汉音元素译法，很容易从anarchism的译法演化出anarchist的译法。这个翻译演化的意义在于潜在地把拉丁语系的变格导入中文的表述。

<sup>8</sup> Anatole Dolgoff, *Left of the Left: My Memories of Sam Dolgoff*. AK Press, 2016. “10: The Russian Anarchists - Maximoff”. 他的两卷6百页大作《断头台开动：俄国的二十年恐怖》指出正是列宁恢复死刑、滥开杀戒、制造了内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带着革命的样式本质上却是反革命的理论。

的创始人Roger Baldwin、Yoyo | 历史学家Paul Avrich、Kropotkin/克鲁包特金的唯一女儿Alexandra Kropotkin、Herbert Read、Murray Bookchin等<sup>9</sup>。亲中的Read大跃进期间受邀采访中国很多地方写下了赞扬毛泽东的报道，M在编辑的《Views and Comments观点与评论》上批判了这些毫无批判眼光的西方左翼对毛泽东和中国认识的盲目性。有一天，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国老人和一个美国学生带着一份《观点与评论》找到M：“你能告诉我谁写的这篇文章？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关于中国的英文文章。”当老人听到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M写的时吃惊不已，原来他是毛泽东小时候的同学！他向M透露毛小时候告密的故事<sup>10</sup>。M也接待过来自旧金山“平社”的中国人Yoyo | 和Yat Tone和Eddie Wong<sup>11</sup>。在Yoyo | 圈子里小有名气的理论家Bookchin帮助过没有学术资源/关系的M出版了《Yoyo | 论Yoyo | 》，但最终因为意见不合指责M“政治实用主义”<sup>12</sup>，这是资源贫乏的社会运动圈子里常见的现象。

作为犹太人，M多次表示不希望看到以色列建国<sup>13</sup>。对于大名鼎鼎的女犹太Yoyo | Emma/艾玛 Goldman，M抱着复杂的态度：除了艾玛所倡导的女权并不与体制冲突外，M本能上不信任为艾玛带来声誉的那些人，也不喜欢她的自我推销<sup>14</sup>。另一方面，虽然M和许多劳工对艾玛的爱人、1892年刺杀Andrew Carnegie/卡内基的助手的Alexander Berkman/伯克曼<sup>15</sup>的个人英雄主义招致的全美反移民、排犹、迫害Yoyo | 浪潮不免叫苦埋怨：哪里冒出来的这个家伙？谁请你来“帮助”我们了？但还是有热心人帮助艾玛出狱，而且，事件过后一个世纪，Avrich到关押艾玛的监狱去调查时，偶然遇到一个守卫，得知他竟然还保存着大量艾玛的资料！原来，他是当年罢工工人的后代，他们还记着艾玛<sup>16</sup>。到内战中的西班牙去沽名钓誉的Ernest Hemingway/海明威“躲在Madrid/马德里最好的旅馆，品尝着美酒，与被前线开除的逃兵们混迹着，以被派遣的记者身份编写故事”，为西班牙Yoyo | 们所不齿<sup>17</sup>。美国共产党控制的Aid Spanish Democracy(援助西班牙民主)组织每美元只转出十分钱到西班牙而留着九十分作为自己的“开支”。但(IWW运营的)ULO把每一分钱都送到西班牙<sup>18</sup>。

除了个别篇幅因为怕读者不熟悉Yoyo | 历史加入的介绍略显多余外，这本391页的回忆充满了真实的个性与时代特征，不可多得，值得与艾玛的Living My Life<sup>19</sup>、增山太助的《战后左翼人士群像》<sup>20</sup>等一同对照阅读。一位Menno/门诺教派的历史学者用Kant/康德的道德观念来理想

<sup>9</sup> Anatole Dolgoff, *Left of the Left: My Memories of Sam Dolgoff*. AK Press, 2016. P.320-321.

<sup>10</sup> Anatole Dolgoff, *Left of the Left: My Memories of Sam Dolgoff*. AK Press, 2016. P.278-279.

<sup>11</sup> Anatole Dolgoff, *Left of the Left: My Memories of Sam Dolgoff*. AK Press, 2016. P.152-153.

<sup>12</sup> Anatole Dolgoff, *Left of the Left: My Memories of Sam Dolgoff*. AK Press, 2016. “61: Murray Bookchin”.

<sup>13</sup> Anatole Dolgoff, *Left of the Left: My Memories of Sam Dolgoff*. AK Press, 2016. P.291.

<sup>14</sup> Anatole Dolgoff, *Left of the Left: My Memories of Sam Dolgoff*. AK Press, 2016. “19: Sam and Emma”.

<sup>15</sup> 赵京：“无政府主义对普遍政治自由的追求”，2005年10月1日。

<sup>16</sup> Anatole Dolgoff, *Left of the Left: My Memories of Sam Dolgoff*. AK Press, 2016. P.121-124.

<sup>17</sup> Anatole Dolgoff, *Left of the Left: My Memories of Sam Dolgoff*. AK Press, 2016. P.179.

<sup>18</sup> Anatole Dolgoff, *Left of the Left: My Memories of Sam Dolgoff*. AK Press, 2016. P.169.

<sup>19</sup> 赵京：“无政府主义对普遍政治自由的追求”，2005年10月1日。

<sup>20</sup> 柘植书房新社出版。见赵京：“日本战后左翼人物的命运”，摘译自日本新时代社《桥梁》周刊，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第1期。

历史上的Makhno/马赫诺运动：对许多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来说，马赫诺运动代表了绝对的自由理想。……唯一的权威和制约来自他自身的至上道德召唤<sup>21</sup>。而始终站在美国左翼的左翼的正体现出马赫诺的理想：自由、自为、理想的道德王国不仅只是观念的，也可以是现实的。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7年12月13日】

---

<sup>21</sup> 引自赵京，“康德先验体系实践理性的社会实践”，2012年12月31日。